

王一德 Wang Yide

干一德 压力加工专家。1938年12月 31 日出生,浙江省杭州市人。1968 年毕业于北 京钢铁学院。太原钢铁(集团)有限公司董事会 规划委员会副主任。长期工作在工程技术第一 线,为我国不锈钢、电工钢事业和轧钢技术的发 展做出贡献。主持不锈钢攻关、"高质量不锈钢 板材技术开发"国家课题和不锈钢改造,使不锈 钢工序成本大大降低。形成一整套不锈钢生产 工艺技术:自主集成铁水为主原料 K-OBM-S 三步法冶炼不锈钢新流程。采用强力粗轧机、大 功率精轧机和世界最新 TDC 技术改造热连轧。 创新集成多项冷轧新技术。主持建成国内第二 个冷轧硅钢厂,自主开发一整套冷轧无取向硅钢 生产工艺技术。多次主持纯铁新材料研制,解决 多项技术难题,满足了国防军工和北京正负电子 对撞机等重点工程需要。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 等奖,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,全国科学大会奖, 国防科工委和冶金部联合奖,省部级一等奖5 项、二等奖6项。出版译著3部,发表论文40 篇。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## 结缘钢铁 一生无悔

我读的中学是杭州二中,前身是浙大附中。 这是一所初、高中兼有的完全中学,全省招生, 以师资力量强、校风正而著称,现今仍是浙江省 最好的中学之一。青少年时代,我喜欢体育,爱 好篮球、排球、乒乓球和跑步。读初三时,我就成为校学生会副主席兼体育部长,既强身健体,又培养组织能力,还促使自己上课时精力集中、专心听讲、认真笔记、总结重点,及时复习。因此,学习成绩一直不错,在当时5分制的考试中,我基本上全是5分,称得上是学校的佼佼者。学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、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为我的一生奠定了基础。

1956年中学毕业,父母要我考浙江大学,老师希望我考清华大学,但我的第一志愿选择的是北京钢铁学院(现北京科技大学),第二志愿才是清华大学。这听起来很幼稚可笑,但却是我当年立志投身钢铁的真实写照。这或许是当时鞍钢三大工程建设的巨大影响,或许是"钢铁是工业的基础"的感人号召吧!

60年代初,北京钢铁学院专业教师奇缺。 真没有想到,学校会把我这个当时正在鞍钢进 行现场教学的还未读完大四的学生,提前抽出 来当老师,更没有想到的是要我配合指导老师 带大五(当时北京钢铁学院本科实行五年制)的 毕业论文,还要求我同时学完大学剩下的全部 课程。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东西要教人家,大四 要教大五,压力可想而知。记忆中那是一段非 常艰苦的时期,白天边辅导、边听课,每晚10点 才有空学习、查阅资料,准备第二天的辅导,凌 晨两三点休息,5点又起床学习。有时彻夜不 眠,困了、累了,就用冷水冲脑袋提精神。这样, 经过一年的奋斗,总算勉强完成了任务。

1963年,又一次机遇和挑战,学校要求青年教师必须经过研究生的训练,但整个北京钢院只招9名,难度很大。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拼搏:白天当助教,晚上准备考研。由于大学学的是俄语,研究生要考英语,实在太难了。一切都得从头来。又是每晚学到凌晨两三点,5点起床再学。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,终于考上了金属压力加工专业研究生。

勤奋是进步的关键。这两次艰苦的经历, 锻炼了我的坚强意志,培养了不怕困难的顽强 精神,养成了熬夜的习惯。这对我后来在工厂 搞科研、跟班做试验受益匪浅,也把我逐渐变成 了一个事业上的"工作狂"。

1968 年研究生毕业,由于我的研究课题是冷轧硅钢片,当时全国只有太钢有冷轧硅钢试验车间,为了专业,我选择了太钢。刚到太原,生活很艰苦,天天吃粗粮,我和爱人没有房子住,托人到处找,找到的是废弃的茅房,两人只好分居在单身宿舍,两年后才搬进了一间14 m²的简陋小房。一家四口挤在一起。为了让两个孩子养成爱学习的习惯,大人要以身作则,除了新闻联播,不开电视。我看专业书,我爱人在医院工作,我对她说,你就看小说吧!现在我的一个孩子哈工大毕业后到了美国,一个孩子上海交大毕业后,在上海工作。

工厂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。我从当工人开 始,进厂第二天就开上了轧钢机,这是一般学徒 工几个月后才允许做的事。经过几个月的岗位 劳动,得到了工人师傅们的认可,很快做了技术 工作。从技术员到总工程师,从课题组长到国 家重点创新项目的总负责人,在生产科技一线 一干就是38年。这其中每一项成果无不凝结 着广大科技人员的群体贡献,无不凝聚着广大 工人的重要作用。我始终认为,知识分子有思 路、有方案,但要真正出东西,离不开工人,工人 在实践中有丰富的经验,知道如何解决实际问 题。譬如有一次,在试制国家重点工程用冷轧纯 铁板时,经矫直的钢板板型总不合格。怎么办? 我请来了有病在家休息的老班长,他只用十几分 钟就调整好了矫直机,出来的纯铁板平整了。在 几十年的企业工作中,不管工作多忙,职务如何 变化,我总要经常到生产一线转一转,看一看,和 工人们谈一谈,吸取最基层的经验。

人生经历往往是曲折、坎坷的,由不得自己。 我经受过两次挫折:住"牛棚"、挑大粪、种稻田; 被撤销一切职务,我只能从最底层重新做起。我 曾"死"过两次:突然休克摔倒,掉了两颗门牙,把 整个脸都摔变形了:被医院误诊为肝癌后期,只 能活三个月,结果切掉肝的三分之一。

面对这些,我没有颓废,没有消沉。为了事业,就在诊断我肝癌后期,生命即将结束,把我送往医院的途中,我要求司机送我到办公室,打开柜子,告诉同事们,我积累的资料都在这里,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拿走。为了事业,手术切掉三分之一肝后,不到两个月,我就回到了岗位,重新投入紧张的工作,争取把损失夺回来。

我常想,一个人的机遇不是常有,但充实自己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到。机会没来时,不妨先充实、完善自己,积蓄才干。不管遇到什么情况,千万不要荒废自己。在受挫折时期,我还前后翻译了200多万字的文献资料;而且每次参加会,我总要坐在第一排,坐在领导的眼皮底下,一是迫使自己认真听,既然开会,就要从别人发言中得到启发、增长知识;二是有利于参加讨论、发表意见、提高自己。

人的生命是短暂的,一帆风顺的人是很少的,大多数的人都会遇到曲折、坎坷,我就是后面这样一种人。磨难多的人就必须加倍努力,比别人做出更多的付出。由于常年超负荷工作,我多次累倒在工作岗位上,即使在办公室和医院病房输液时,还坚持工作。尽管在太钢的征程不算平坦,但我热爱太钢,因为我的事业在太钢,是太钢为我提供了平台,让我增长了才干,有了用武之地。我立志扎根太钢,矢志不移。在最困难的时候,有人劝我离开太钢,我不动摇,坚守岗位。在取得成绩的时候,更有不少单位想挖我走,我不为金钱所动。我把坎坷和挫折看作是对自己意志的锻炼和毅力的培养,也是我人生历程中另一种财富的积累。它教会了我做人和做事。

我已年过花甲,但在院士中,却是个刚入院的"小学生",是个"新兵";加上我又长期工作在企业生产一线,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。为了珍惜院士这个崇高的称号,我要不断进取、努力工作,继续为祖国不锈钢、电工钢和轧钢事业的发展竭尽全力。